

主船大

主 船 大

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序

马六甲海峡。

梦魇般的夏季。

白色的“浪花”号游艇出现在金波银浪上。此时，它似窥视到发生在舰楼里的一件天下奇事，并为这件事感到羞辱难忍，于是长鸣一声，低头默默地航行在航线上。

今天，唯一的旅游探险者是一位妙龄俊俏的女郎。

赤臂袒胸的船长罗桑虽然一直站在舰楼里驾驶着游艇，但他一眼瞥见甲板上那女主顾时就产生一种惊异的感觉，她是一个举世罕见的女性！

那头柔美的金发，别具一格地在右侧分路，疏松整齐的梳理在左边，发梢在海风中自然飘逸。那灰蓝灰蓝的眼眸子，涂成桃红而润湿的嘴唇，穿素缎无背心式少女衫和时髦而得体的束腰裤衬托着高耸的胸脯，明显地呈现出青春少女特有

的温柔、热情、春心激荡。

她象一团烈焰，灼热的火光燎烤着罗桑的心。如果不是在舵位上，他会毫不犹豫地向她走去。

罗桑又发现，在她的脚边放着一个背架，一只大旅行包搁在上面。从露在包外的部分看，有照相机的脚架，有潜水用的面罩，还有一只对付鲨鱼的“防鲨电标枪”。她手里还提着一个双筒望远镜。

罗桑马上明白，这个少女是个女强人，她绝不是图舒适来海上的。她需要冒险，渴望猎奇，追求强刺激。罗桑知道怎样去适应她的心境，要不他经营的游艇就不会如此兴旺，早改着打渔船了。

“浪花”号平稳地行驶在水平如静的海面上。

少女来到了舰楼里，就站在罗桑的身边。

罗桑的心颤抖了一下。

“你就是号称马六甲海上勇士的罗桑？”她的声音很甜，口气也很大。

“噢？”罗桑吃了一惊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少女气度不凡。罗桑素来自尊，不甘在一个少女面前丧志，又囿于初识，不好针锋相对，只是随便一句就够她受了。

“小姐，你真真要去马六甲吗？”

少女最讨厌用怀疑的语气和她说话，马上改容，露出愠怒的神情来：“船长，请你自爱一点儿，莎士比亚早已见上帝去了！我要用只身独闯世界的事实，让世界上所有的雄男强人承认——女人，不可战胜！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罗桑敞怀大笑，把海水也激漾起来，海面上起了风。“小姐动起怒来，还是那么青春迷人呢。”

“闭住你的臭嘴！”少女受不了罗桑的讪笑，“明确地告诉你，罗桑船长，我雇用‘浪花’号游艇，就是冲你来的。”说完，她把住罗桑的肩头，踮起脚尖，在罗桑的左脸庞上吻了一下。

“噢？”罗桑感受到她那嘴唇的魅力，心儿一热，第一次遇上这样目空一切又放荡不羁的少女，反倒增加了想和她闹一闹的兴趣，“和我罗桑挑战？是决斗？还是上床？”

“哼！”少女从鼻子里发出一声蔑视的笑，走到罗桑的右边，“是男人，都想占女人的便宜。好吧，我说出来，你不会相信的。我的挑战是全方位的！”又踮脚送给罗桑右脸庞一个热吻。

罗桑终于心领神会，她在主动出击，这大概是她的全方位挑战的第一轮赛呗。他对她微微一笑：“现在？”

她也回报他一个浅笑：“你敢吗？”

罗桑望一望游艇的前方，海域宽敞，风平浪静。他锁了舵轮，把指针拨到自动导航处，转身对她淡淡一笑。

少女早就盼望着这个时刻的到来，她双手围住罗桑的脖子，踮双脚向罗桑递去红润的嘴唇。

罗桑紧紧地搂过少女，把她柔软的腰肢扳成弓状，让两个火热的胸脯融汇在一起。

就这样，一对陌路男女在生命攸关的岗位上狂吻着、狂吻着……少女还用一只细嫩的手掌在罗桑的腮帮上抚摸着、抚摸着……

突然，海面上升腾起一团团浓雾，向四处奔涌开去。

罕见的大雾！前方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只有雾在扩散、在凝聚，时凝时散，时浓时稀。蓦然间，雾中出现奇迹般的亮光，耀眼的亮光，唰的一下把海面照亮，似乎要把两个坠落

在爱的迷雾中的人儿曝光一样。

两个人儿身上披着强光，而且光焰夺人，然而，他们只把眼前海洋气候的剧变视为爱的幻觉，一直沉浸在甜蜜而亢奋之中。

少女首先周身发软，悠悠地倒在舰楼甲板上。罗桑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，正要向少女的身子扑去。不过，当他再看她的眼睛时，居然又吃一惊，普天下竟有如此大胆的少女，她的目光竟那般灼热！

游艇开始颠簸，浪头翻起，有节奏地撞击着“浪花”号船舷，发出哗哗的声音，正好为两个忘情而狂恋的人儿击乐助兴。

一个浪头打来，船身腾上浪尖，接着又落入浪谷，而且大浪带着“浪花”号转起圈儿来。

“浪花”号碰上了海洋大漩涡，两个人也如坠五里云中，把一切都置之脑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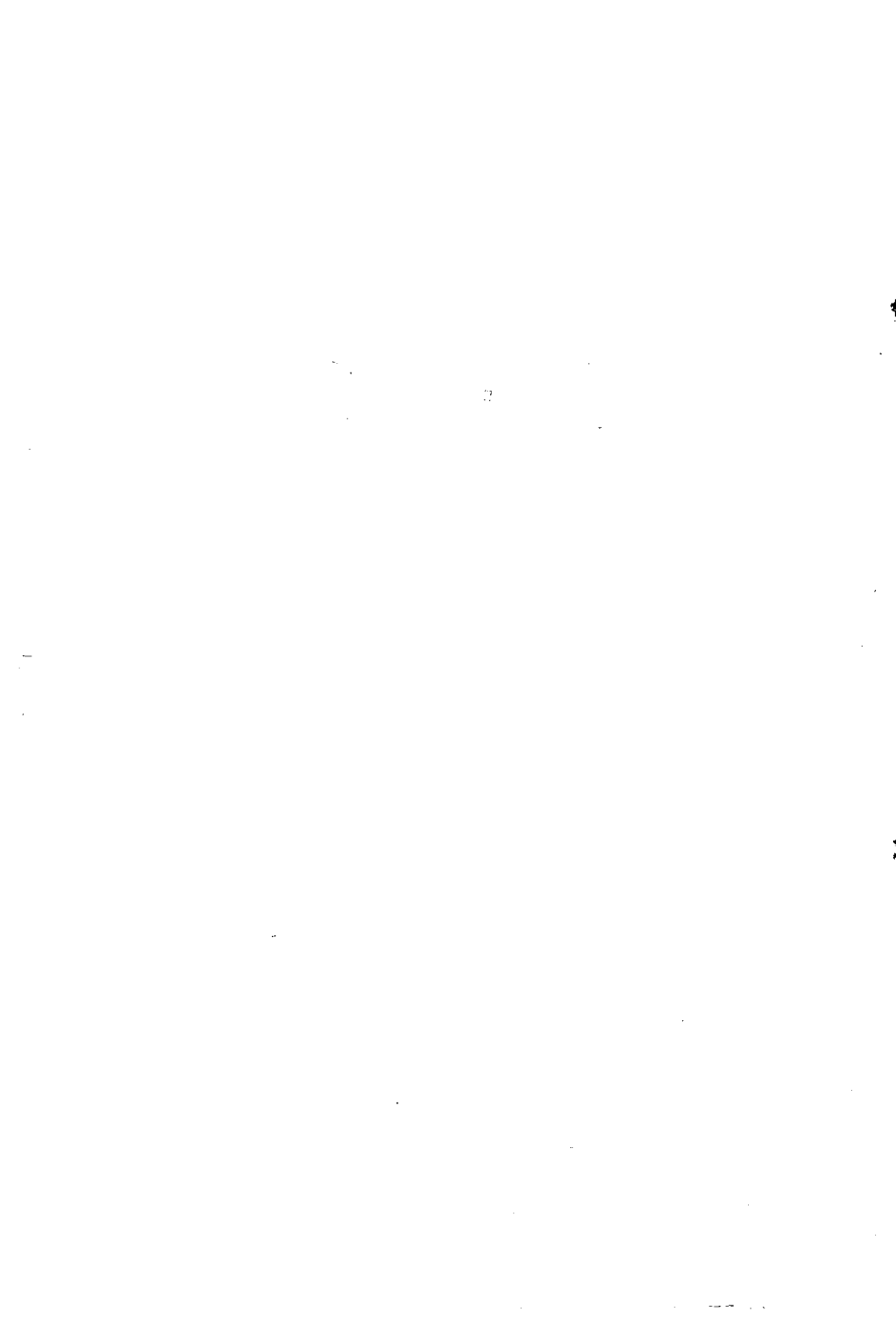
“浪花”号危在旦夕，游艇上的人儿危在旦夕……

大雾朦胧，朦胧中又闪过一道强光，比闪电还眩目。

瞬间，海的远处，珊瑚礁群中耸立的三个岬角历历在目，最高的一个岬角上闪亮着三个大字：魔鬼岬。

噢，魔鬼岬，神秘的魔鬼岬！叫人着迷的魔鬼岬！

第一部





现在是捕捉大马林鱼的黄金季节。

在阳光灿烂的海面上，白色的“浪花”号游艇从浪中脱颖而出，向马六甲海峡驶去。

今天，“浪花”号是一只特别愉快的船，它发现了一条从马六甲海峡逆流漂来的大马林鱼！

舰楼里的罗桑，加足马力，“浪花”号迎着海浪，向危险的海域驶去。

坐在甲板钓椅上的主顾——香港大亨夏德先生，顿时兴奋起来。眼前出现的大马林鱼，将使他忘却生意上的一切烦恼。

他庆幸，来巴威岛消夏，首先选中了“浪花”号游艇！在旅行社里，有好几个游艇广告，但他被“浪花”号用毫不做作的词句吸引住了：“这是一艘小型游艇。它了解新加坡海湾，

熟悉马六甲海峡；它知道大海的阔远、深邃和粗野；它喜欢和飞鱼、海豚嬉戏，也从不躲避号称‘海上霸王’的鲨鱼。”

“浪花”号不以豪华、观光、乐队、舞会、甲板游戏吸引人，只有那些想试一试自身力量的伟大的勇敢者，才可能领赏到它神奇的魅力。正因为“浪花”号的神秘和传奇色彩，倍受当代旅游人、冒险者的青睐，既或是“浪花”号的要价昂贵一些。

罗桑不是一般的船主。他的才华超群，胆识过人。很多船主都缺乏让一只小型游艇在马六甲海峡上航行的意志和勇气，而他却以他的顽强和斗胆，让“浪花”号在最危险的海域里畅通无阻，而且把“浪花”号造就成一只“神秘、传奇、冒险”的海上勇士。因此，每年的旅游旺季，总有许多旅客排不上“浪花”号游艇的号，改乘别的游艇而终身遗憾。

罗桑让游艇向大马林鱼贴近。

安格鲁站在前甲板桅杆的支索上。他已经看见那大马林鱼搅起的黑浪了。他兴奋得大叫起来，那头微卷的金发由于激动纷纷搭落在那黝黑的面颊上，雪白的大牙在赤道阳光的反照下闪耀着晶莹的光芒。

霎然，大马林鱼跃出海面，整个躯体在阳光下裸露无遗，长长的翅膀足比人的手臂还长。翅膀扑打着水面，划起一道道偃月刀形曲线，和海豚或鲨鱼划水的曲线完全不同。那鱼破浪时，浑浊的海水纷纷朝两边闪避，象一截又黑又沉的原木劈风斩浪；入水时，海水纷纷覆盖它的身躯，尾翅搅动着海水，形成绚丽的幔帷，煞是好看。

夏德先生看傻了眼。他甘冒被大海吞噬的危险，雇上了罗桑的游艇，是想在马六甲海峡上寻求刺激，一扫他在香港

名利场上的晦气。他长得短小精悍，光秃秃的脑袋就象一个鸵鸟蛋，只有周围几根稀疏的灰白头发，还有他那张猴脸似的面孔，给人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。但那坐在钓椅上、分开的两条小腿却显出他的强悍来。他完全能和一条大鱼拼搏。

罗桑转过头，朝下面甲板上的钓鱼台瞥了一眼。

班卡正在帮助夏德先生钓鱼。他让夏德先生紧握着牢固的鱼杆，其它的器具自己放在手上。他紧绷着面孔，一脸持重。他朝船舷边啐了一口唾沫，完全同安格鲁因高兴而狂叫相反。

班卡同罗桑一样高大、魁伟，而且身体比罗桑还结实，肩膀上隆起的团团肌肉显得很有耐力。他性格坚强，为人耿直忠厚，是罗桑在事务上最守诺言，最值得信赖的知心朋友之一。他唯一的弱点，只是有些怕老婆。如果他老婆知道他在外面乱花了一美分钞票，准会被她骂得耳刮子起茧，弄不好她还会死乞百赖地拉他去跳海。

“一条易惊的鱼！”班卡咕噜着，又朝船舷处啐了一口。

罗桑看到他那副严肃的表情，不由得咧嘴一笑。

夏德先生抬头朝舰桥上的罗桑望去，等待着他的指示。

“别惊动大鱼，夏德先生。”罗桑朝他的主顾喊道，“我保你钓上那条大鱼。”

“要是那鱼跑了，我要你付我一千美元罚金。我和你打个赌，敢吗，船长？”他回头向罗桑喊道，脸上挂着激动的笑容。阳光在海面上反射的光芒，照在他那张笑脸上，一晃一闪的，把面孔完全扭曲了，使他更加丑陋不堪，滑稽可笑。

“好，赌吧。”罗桑接受了他不愿担负的大赌，嘴里却毫不在乎，“担心你输给我一千美金，夏德先生。”

随后，罗桑把精力全放在前面那条大鱼上。

“班卡刚才说的话完全对。”罗桑心中明白，除了他自己，班卡是全世界最好的钓鱼能手。他了解大马林鱼的脾性。这种鱼身体肥大，但很胆怯，最易受惊。

罗桑使出浑身解数，精心地驾驶着游艇跟着那大鱼。

他们抛下的诱饵，已经有五次使大马林鱼上钩，但每次它不是巧妙地溜走，就是游艇马达的轰鸣声引起它的警觉。

“班卡，冰箱里有新鲜的捕捉海豚的诱饵，你快拿来些，撕碎撒在它的周围。恐怕只有这种诱饵才能引它上钩。”罗桑大声对班卡说，他几乎有点绝望，想到那一千美元的赌注。

诱饵拿来了。班卡很快把诱饵撒在大马林鱼的周围，布得密密匝匝。

大马林鱼不时跃出海面，张开尖尖的利嘴，吞食这些诱饵。雪白的肚腹就象一面闪光的镜子。

“它上钩了！”班卡尖声地喊叫，“它跟上来来了！”

“浪花”号从上午十点钟就盯上了这条大马林鱼。夏德先生抛钩垂钓也有两个多小时了。那大马林鱼终于咬住鱼钩，长长的钓线被它绷得紧紧的。

夏德先生本能地使出全身力气，双手握住沉甸甸的玻璃纤维鱼杆。

负痛的大鱼在海里折腾，拖着已经关掉引擎的“浪花”号游艇到处乱窜。

一会儿，大鱼精疲力尽。夏德先生也气喘吁吁，但他终于控制住了大鱼。

一旁帮忙的班卡，操起一根鱼叉，准备向浮出水面的大鱼叉去。

“喂，罗桑。”安格鲁突然大喊起来，惊动了精心操作游艇的罗桑，“我们来客人了，头儿。”

“什么样的客人，安格鲁？”

“瞧，那家伙顺流冲来。”他指着游艇西边的水域，说，“大马林鱼在流血，那家伙的鼻子很灵。”

顺着安格鲁手指的方向望去，罗桑看见一条大鲨鱼，象一支利箭破浪而来，是一条双髻鲨！凶恶的“海上霸王”！

双髻鲨肯定闻到大马林鱼挣扎流出的血腥味，径直向“浪花”号袭来。

罗桑向安格鲁喊道：“上来，把舵！”他等安格鲁上了舰楼，把舵轮交给他。

垂钓中的夏德先生也看见了那条奔袭而来的巨鲨。“罗桑，你要是让那家伙吞掉了我手中的鱼，你可要向那一千美元吻别啰。”

罗桑没有搭理，急匆匆地跑进船舱里。他跪在甲板上，拉开了机房舱盖的锁钩，把舱盖掀起，伸手取出藏在里面的FN卡宾枪。

窝藏武器，是违反新加坡法律的，但是如果没有它，就很难对付海上发生的种种意外。所以，罗桑从不轻易亮出这只枪来。

他一边往舱外走，一边检查弹仓，走上甲板时，已经把枪的选择器拨到连射的位置上。

“安格鲁，瞧我把那家伙干掉！”

“罗桑，让我过个瘾。”班卡迎上前，想从罗桑手中拿过枪来。

罗桑只是笑笑。他十分清楚，如果不是一下子结束那大

家伙的性命，“浪花”号连人带船就很难幸免被鲨鱼吞噬的厄运了。

罗桑倚着船头舷栏，端起手中的卡宾枪，屏住呼吸，瞄着来势凶猛的双髻鲨。

的确是条罕见的大双髻鲨，足有十六、七英尺长。它游弋在水里只露出紫铜色的脊背。

鲨鱼头终于露出海面，罗桑紧勾枪机。

哒哒哒哒！FN卡宾枪一阵狂叫，一串串弹头朝着鱼头袭击，跳出弹仓的弹壳，不断地掉入下面的水中，溅起朵朵浪花。

鲨鱼被击中，在水中痉挛了几下，便发怒起来。正待它张开大嘴，向“浪花”号袭来时，一串弹头在它嘴里、头骨爆炸了。鱼肉、鱼骨四下飞溅，顿时整个海面被它体内的鲜血和雪白的脑浆染得一片猩红，咸涩的海风中弥漫着鲨鱼的腥臭味儿。

“打得好！罗桑。”夏德先生看到这惊险的一幕，脸上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。真够刺激！输掉一千美元，对他这个腰缠万贯的富翁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“谢谢你，船长。”

“不用谢，我们十分乐意为客人效劳嘛。”罗桑笑着对他说罢，转身又向舰桥上的驾驶舱走去。

半个小时以后，夏德先生在班卡的帮助下，已把钓到的那条大马林鱼弄上了甲板。

经过长时间的折腾，大马林鱼已经奄奄一息了。它口中泛出白沫，镰刀形的尾鳍还在有气无力地拍打着甲板。但它的双眼仍瞪得大大的，每一只眼足有熟透的苹果那么大，似乎它并不甘心就这样被“浪花”号擒住。巨大的身躯也还在微微颤抖，巴掌大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，反映出银灰、金黄、

紫红的绚丽的光彩。实在是一条美丽无比的大马林鱼！

“班卡，现在该你把它整理出来了。”罗桑喊着，同时启动了马达。

2

风光绚丽的巴威岛，是镶嵌在新加坡海湾的一块瑰宝。

那艳艳骄阳，片片椰林，白色沙滩，珊瑚暗礁，还有那妩媚动人的戴斗笠的海岛姑娘，招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。

经人工填海后，用石头砌成的格兰德利海港，又是巴威岛上的一颗明珠。

曙光暮色中的格兰德利，安谧、宁静得让人如临蓬莱仙岛。高大的椰子树影下，停泊在港口的轮渡、货船、客轮、游艇，还有打渔人的机帆船，象一个个安睡的婴儿，洋溢着甜蜜的情韵。檣桅船楼、渔火灯光、月影星辉，倒映水中，相叠成趣。豪华宾馆应招女郎的柔情款待，咖啡馆风流歌星的忘情歌吟，摇滚音乐里疯狂的舞蹈，会使你陶醉着迷，产生宾至如归的美感。从海外来的游客无不称这儿叫“小温哥华”。

“浪花”号开进海港，正是暮色将至。

班卡叫来几个搬运哥儿，用车把大马林鱼拉上码头，在地秤上过秤。嚯，八百三十公斤！再量了量，十四点六英尺。实在是罕见的大马林鱼！

顿时，罗桑捕捉了一条大马林鱼的消息不胫而走，从海港传遍巴威岛的大街小巷。

当地方行署大楼上的总督卡特·班诺获悉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后，便立即驱车前往港口码头。

总督从车上下来，勤务兵为他分开围观的人群。他挤到罗桑他们面前，拍着罗桑的肩头愉快地说：“祝贺你，又为巴威岛搞到这样庞大的活标本。”接着紧紧拥抱了一下罗桑。

卡特·班诺在新加坡独立以前，曾经留学于英国的伦敦。他是巴威岛上层的代表。他知道，罗桑捕捉的这条大鱼，会使小岛新兴的旅游事业带来更大的繁荣，引来更多的游客。

“谢谢您的关怀，总督大人。”罗桑谦和地还礼。

“怎么能谢我哩，我正是代表地方行署来谢你的，小岛的经济发展，也要靠旅游事业的发展呀！”

总督一直受到小岛人民的尊重。他年近花甲，仍很精神。他爱戴那顶黑色的卷边礼帽，着一套黑色纯毛西装，白衬衣上打着领结，黑色的蛇皮皮鞋套在有力的大脚上。由于地处赤道，他脸上的皮肤呈健康的古铜色。只有鬓角上那斑斑白发，才使人们想起他是个上了年纪的人。

“罗桑船长，我决定今晚在家里为你庆贺，请马上光临，啊。”总督由于兴奋，手舞足蹈地说道，似乎有点返老还童。

“谢谢，总督。”罗桑心里高兴，这是他第二次作为特别客人同岛上的最高行政长官共进家宴。这种机会十分难得，特